

# 草木之秋

流沙河近年实录

吴茂华 著

不经意间抬头，透过道旁未凋尽的梧桐疏叶望去，  
却见夜空清冷，一弯缺月窥人。  
大街上车水马龙，市声嚣嚣，  
我和他有如临无人之境，走了几个来回记不清了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# 草木之秋

流沙河近年实录

吴茂华 著

北京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草木之秋：流沙河近年实录 / 吴茂华著. -- 哈尔

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，2018.10

ISBN 978-7-5317-4312-5

I. ①草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  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7184 号

## 草木之秋：流沙河近年实录

Caomu zhi Qiu : Liu Shahe Jinnian Shilu

作 者 / 吴茂华

责任编辑 / 王 爽 张 帝

装帧设计 / 锦色书装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[www.bfwy.com](http://www.bfwy.com)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×1230 1/32

字 数 / 234 千

印 张 / 9.75

版 次 /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4312-5

定 价 / 55.00 元

## 自序

多年前读刘义庆所著的《世说新语》，对其中魏晋时期文人士子举手投足间展现出来的面目气韵、简约玄澹的风貌感到奇特有趣，觉得此辈多异于常人之处。什么“望梅止渴”“七步成诗”“管中窥豹”“雪夜访戴”等小故事耳熟能详，然看似平淡无奇，寥寥数语，其人物的丰神骨相毕现，令人回味无穷，遐想而思之。于是掩卷叹曰：文人多精怪，自义而超凡俗立世，难怪其命乖运舛，往往为世所不容。其书被鲁迅称为“一本名士的教科书”是恰如其分的。

中年以后，与流沙河结缡，生活中亦结识文人作家三四，得以近距离观察这当代作家文化人，岂不幸哉。而古今人性相同，文化一脉传承相通，何不记下彼等只言片语一鳞半爪，以供观之。

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与先生流沙河及一群文友，接连几年仲夏时节，到青城山楠木树廖家庄园避暑，好不快活。廖家庄园精巧别致，曲栏画楼，飞阁流丹，一株百年的核桃树，枝叶浓荫二楼平台小院。一群文友散坐于院中竹椅喝茶谈天，或古今中外说文论艺，或社会人生关心时政，时而感怀旧事，时而笑骂新宠，自由地抒发，使诸友人的修为性灵尽显，胸中丘壑得以充分释放。言笑晏晏中，又以二位最出彩。流沙河话多激动到聒噪，邵燕祥温润言语却深沉如海，诸友亦各有发挥见解。某天下午，我坐燕祥旁边，正听流沙河发言滔滔，燕祥探过头来，小声对我说道：“在当今作

家文人中，你家夫君读书杂多，随口说出来的零金碎玉都很有意思，让其随风而散就可惜了，你何不记下留与后人呢！”

从此以后，我就不仅是一个听众耳食者，而是选择性地记录下一些话语，二十多年来，积累的资料也将近有十万字吧，这也是本书的来源并被称为实录的缘故。感谢邵燕祥先生对我醍醐灌顶般的点拨，否则，我和流沙河的生活就只有油盐柴米的鸡零狗碎记忆了。

不是说油盐柴米不重要，但文人赖以生存的更多是一缕精魂，我的实录乃以此为大；同时力求展现生活多方面，从三餐眠宿、婚姻家庭、交友结友到观念交锋、思想链接，在一颦一笑的举手投足间，画出人的真实面貌和骨相。为此重读《世说新语》，学它的对人物事件的概括分类法，也学其语言精妙恬澹却又自然生动的描写。在下虽然是力所不逮，终成画虎类犬，但有一点是成了的，那就是客观实录，一字不虚！

坊间写名人文章、传记类的书可谓汗牛充栋，其中不乏精品成功之作，但滥竽之书亦不少。国人写传，不管是为别人还是为自己，下笔大多有说好不说歹的陋习，对所谓的名人大家就更是抬举过分，仰视弥高，生生地把一个“人物”吹捧成“妖物”，而使人避之犹不及。人皆有瑕疵毛病，如鲁迅说的“藏在皮袍下的小”还有基督教徒所说的人性有“原罪”等。此是常识。我与先生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耳鬓厮磨二十六年，难免窥见那月球阴暗的一面，如何描画其真实面貌，使我颇费踌躇。后来我想，应当客观白描，摒弃文学铺张夸饰，拒绝发水灌料，而诚实记下他的言谈举止，通过这些“干货”让人物自己说话展现韵致丰神，这也是我非实录不可的初衷。是否达到如彼境界，读者诸君鉴之。

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于家中

# 目 录

## 生活篇

- 003 一本书为媒
- 018 饮食与书法
- 021 君子欺以其方

## 文友篇

- 027 一面之缘易允武
- 029 暮雪青丝悲星寒
- 035 结缘青城廖鸿旭
- 041 三见余光中
- 069 散仙达人——车辐

- 080 惺惺相惜张紫葛
- 085 读书明德龚夫子
- 094 虎洞喝茶看云飞
- 102 山精木魅黄永玉
- 110 劳改犯张先痴
- 113 洋人马悦然
- 117 为樊建川写序
- 125 为大律师颁奖
- 131 烟霞客周德华

## 文事篇

- 135 捧场不遂
- 136 送礼不成
- 137 棋 子
- 139 改武侯祠“攻心”联
- 141 卧疾诗一首
- 143 甲申祭
- 145 包 装
- 147 二战情结
- 153 大钱不挣，况小钱乎
- 154 与吴冠中遥相呼应
- 156 改名人对联
- 157 为百年后作文
- 158 哪敢“论道”

- 160      与官人谈诗
- 161      作新歌
- 162      贺周有光茶寿
- 164      弟子有礼
- 166      自叹荒唐《草木篇》
- 168      和魏明伦律诗

## 片语篇

- 173      文学与文字
- 203      性 情
- 207      觉 悟
- 215      论 人
- 220      婚 姻

## 行旅篇

- 225      千唐志斋纪行
- 230      草原民间读书会纪要

## 附 录

- 239      “不如去卖字”，依旧一书生
- 247      沙河静静地流
- 255      流向文化荒原的这条河
- 258      流沙河读书生活识微

- 268 流沙河素描
- 277 流沙河先生五书笺
- 296 我与沙河先生

## 生活篇





## 一本书为媒

那一年我四十三岁。

容颜渐老，心事迷惘。过生日那天，秋雨霏霏，天暗黑得早，一个人庆生，煮一碗鸡蛋面吃下肚，极力不去理会窗外梧桐更兼细雨的一派滴答，蜷缩在床上，一枕一书，在台灯灯光一圈黄晕中暂取一丝暖意。好多年来，让心思驰骋于文字间，寄身其间，确也抵挡住人生些许风雨。

我读书从来不成气候，没有计划或系统，闲散随性地乱翻书，却也从少年时代一直坚持下来。青春多梦季节，爱好的自然是诗歌小说。幸运的是，让我初尝一脔的是中国古代的笔记、小说、诗词，以及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古典浪漫的文学作品。感谢上帝，这些优雅的东西给我的灵魂打上印记垫底，让我本能地拒绝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文学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盛行马雅科夫斯基式“楼梯诗”的中国样板“××之歌”，喊口号激情澎湃得让人心脏痉挛，读得使人想从楼梯上倒栽下来。上中学在课本上读到“羊羔羔吃奶望着妈，小米饭养着我长大，一口口米酒千万句话，长江大河起浪花”的句子就想笑，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。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到六七十年代，充斥于主流报纸、刊物、书籍上的尽是类似的粗陋虚假的东西，弄得人大倒胃口，以至于我在心里发愿不读当代小说，特别是诗歌。

因此对当时的诗坛“大家”、文化“名流”，我是孤陋寡闻得很的。

可是在一个偶然的时间、地点，我却读到了流沙河那篇使他罹祸二十年的散文诗《草木篇》。

一九六四年我读初中，暑假有时要住到龙舟路父母单位所在的一处临时房屋里。白天父母上班，我一人在空荡荡的屋里，做完功课课后百无聊赖，从墙角一堆积满灰尘的旧书报杂志中，翻出一沓旧得发黄的油印材料。简陋至极的封面上方赫然印有粗黑大字“大毒草《草木篇》批判”，下方配一幅漫画：一个一脸阴险、身材瘦小的人瑟瑟发抖，不敢面对以笔为枪的高大的工农兵。翻开扉页，光看标题都吓人，连篇累牍尽是威风赫赫的高头讲章、批判雄文，不是我一个中学生小姑娘能看懂的。可是我好奇，这大毒草长得什么样？到底有多毒？在那些汹汹之文的后面，我终于读到《草木篇》的全文。记得那是一个夏日安静的午后，窗外一株虬枝老树，叶大如盘。我坐在一堆杂物中的板凳上，在浓绿的光影和嗡嗡蝉鸣声里读完这首小诗。

当时的印象是肤浅的，只觉诗中的白杨啦仙人掌啦藤萝啦在心中连成一片青翠，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子凭感官直觉审美，不可能对此读出什么深刻的寓意，就觉得音袅袅、韵扬扬，才藻意象丰美，是一首抒写理想、有性格的散文诗而已。但我记住了作者流沙河的名字，一是联想起《西游记》中沙僧的来处，二是这名字太奇兀，好记，顺口。

我读到此诗时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后的六十年代，那时我是一个懵懂的女中学生，而流沙河当“右派”已七年，正在凤凰山农场劳改，我们二人完全是“渔者走渊，木者走山”，各有各的路嘛。当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二十八年后会和他结成夫妻。人生太奇诡，不是一句简单的偶然性、必然性说得清的。

就是在这一个生日的晚上，淅淅沥沥的秋雨中，我的生命又一

次与流沙河神遇。

这是一本薄薄的三十二开的小书《余光中一百首》，流沙河编，前一天我从一熟人书案上瞥见借来。余光中？好像是海外写新诗的诗人。孤陋寡闻的我竟不知余光中在华人文学界早就声誉隆隆，他那首著名的《乡愁》也传诵海峡两岸。此书引起我兴趣的主要是流沙河这熟悉又陌生的名字，他牵动了少女时代那薄纱一样的记忆。当年大毒草《草木篇》的作者，而今安在？他又再写些什么呢？

翻开书页，自然还是先睹到余光中那些闪耀着笔光墨彩、灵动高华的诗句。他写髫年趣事，表亲情爱情，诉人生离合，伤游子天涯，字里行间感性灿烂，诗思文采竞繁。尤其是奇兀的譬喻，一下就紧紧抓住人的眼球，钻进你的心灵。当时我人到中年，婚姻失败，突然读到这样的句子：“握一只空酒瓶的那种感觉 / 凡饮者都经历过的 / 芬芳的年代过去后 / 天暮以后就交付乌鸦和落日去看顾……”那种人生繁华已去，倚墙角悄听他人笑语，摸着自家心口偌大一个空洞，被其说破击中的感觉，肠内百转千回之际，我能不爱这样的诗吗？

妙的是每一首诗后面都有一段短短的文字解读，说写作背景，解诗情意蕴，析结构语言。导读者流沙河不做师爷训示深奥状，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身份，甘当“余光中迷”的姿态，像捧出一壶陈酿美酒，妙处悉与君共尝，一一道出余诗的机枢与美丽来。因为他也是一个诗里行家兼散文家，他的评析与鉴赏就特别到位。时而社会历史，时而俚俗人情，举一反三，思绪放得开收得拢，在一段三五百字螺蛳壳般的短文里，做够了文字的道场。而品评者的审美趣味、灵心慧性，不经意间就显露出来。一首小诗，附一段短文，珠璧辉映，好不得其所哉。

一时间我读得快意非凡，早忘了窗外的风萧萧雨飘飘，躺下睡

觉已是下半夜。

接下来的好几天，我的内心都生活在这本书中的美丽乌托邦里。灯下窗前，摩挲书页反复咀嚼，魂魄依依处，情驰而神飞。

其实日子还是像往常一样度过，早出晚归，为生存谋食奔波，为柴米油盐事操劳。房子漏雨应添瓦修补了，厨房电线灯头又坏了，天越来越冷，该给小女儿缝制一件新棉衣了。琐屑凡尘的生活，只身一人撑门户带孩子的寂寞心情，十几年来都习惯了的庸常日子，在这几天的某些瞬间，突然变得难耐。如此苍白不堪！一阵潮涌，心旌摇动，而后思忖：生活，在别处！

一个多月后的某个晚上，我鼓足勇气提笔给流沙河写了一封信。

流沙河先生：

不揣冒昧，擅自打扰，恳请见谅。我乃无名小辈，从来喜爱文学，不具才能，只有倾向，因此并无任何建树实绩。回首是瞻，虽有愧怍倒也理得心安。

我今年四十有余，历经悲酸，读透人生，常一人悲凉唏嘘，黯然自伤。所幸唯有书籍常伴左右，落寞之时读之诵之，为我平抑心中浊气，消解胸中块垒。

因有此癖好，常见先生大名于杂志报端，先生文章人品，略知一二。想当年初识先生是六十年代中，一个初中学生从废纸堆里寻得一摞批判先生及川大张默生的材料。张教授的“诗无达诂”之言当时于我无疑是天书，就是先生的《草木篇》也是似懂非懂。但当时的感觉是强烈的、醍醐灌顶般的，并以一个早熟少女的本能直觉认定无辜。先生大名，从此常驻心间。且这段“草木公案”，为我成人以后形成的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造成契机，形成缘由。

七十年代，我在青白江某厂谋生，闻先生拉大锯于城厢镇，年轻气盛不识时务的我竟公然呼朋唤友欲登门一睹先生，以示景仰之情、慰问之心，可半道被人严厉斥责后阻回。当时及事后想起，并无半点认错之理。

大疯狂时期过后，欣闻先生“落实”，心中暗为祝福：好人终得平安。

那几年从一些朋友口中听到先生的“母亲打儿子”一类传言，心中很不以为然，此话如当真，那么先生真不该出此下策，出此下言！

后又一想，在某些时间、场合，我不也写过检查，说过许多“混账话”吗！近读《成都工人报》载先生有关曾国藩的文章，心中顿觉释然冰消。文章玄机隐含、藏锋见巧，从题外旨、画外音始知先生初衷未改，主义还真，流沙河果真流到今。

近又闻先生弱质病体又遭家变，想以先生的睿智、通达，此区区身外事倒也无碍。花开过了，自然要谢，只是肉身凡胎老之将至，总还须有人为先生侍汤水，弄茶饭，嘘寒问暖。

伤吾伤，以及人之伤，小女子自作主张，同病相怜起来，不禁由己及人，由人及己，心上来秋，悲从中来。思绪忽而万千，贸然提笔聊述赘言，以慰先生。素昧平生，不怕先生笑我，自不量力，多此一举尔。

偶在友人处见先生编评《余光中一百首》，甚为喜爱，但不便垂涎于人，书店又寻不得。不知先生是否有多余私藏？好书为美食，先生肯分一杯羹吗？

冬日天寒，陋室阴冷。晚上早点上床拥被读书，自有

一番滋味上心头。

谨颂

冬安

吴茂华 1991.12.4 敬上

因这段在全国有影响的“草木公案”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被改正“右派”后的流沙河因祸得福，更是声名大振。主流报刊常载他的诗歌、评论、散文作品。获全国第一届诗歌奖的《流沙河诗集》，反映当“右派”和“文革”遭遇的纪实散文《锯齿啮痕录》，在读者中都引起很大反响。人在大落大起的苍黄反复中，不免意气风发难自抑，极易被时势裹挟支配，拿他后来的话来说自己当时“就像屁股上胀起一股风”。流沙河八十年代的诗文中，有许多和主流意识一致，甚至歌德之作。这不仅让民间有识之士替他尴尬，更使一大批虽在名义上被改正，但仍然身处底层，一辈子蹉跎，还在承受后果的人感到刺激和怨愤。我的一个“右派”朋友就指着报纸上流沙河写的诗《××与海》说：“此人写这样的诗，快赶上当年郭沫若献谀的风采了。他算什么‘右派’？倒是真被‘错划’了。”五十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，扭曲败坏了中国文化人的集体品格，覆巢与铁腕之下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“士人”，除非是第一流的大思想家或天才，否则能超出时代的形格势禁的，又有几人？流沙河不寻常的人生经历，铸就了他怎样的思想人格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人？这也是我一时兴起，写信想了解他的动机之一。

几天后，我收到了流沙河的回音。

他的信写得简短，口气平和。大意是说，他是一个各方面都看得开的人，因此对人生顺逆处境抱以达观的态度。信中，他让我指定时间地点以便“面呈”《余光中一百首》。信纸是一方剪裁过的